高云通篇大旨不過敘大將軍不意之富貴粹然出於明主之上而驃騎之富貴又粹然出大將軍之上揔因傾娜衛后當屋寵盛門如雨之動矛根麟閣也

史記抄卷之七十六

衛將軍驃騎列傳

兩將軍爲一傳太史公用意摹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爲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爲驃騎也驃騎將畧殊無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勒戰而有成功并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

少兒即去病母

弟數青當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奪劫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詳吹非幸之禍已而非望之福可憐可涕悲幸並至孺冷眼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以通少兒貴公孫敖由此益貴以篡取青亦貴子夫爲夫人

青為太中大夫以上俱詳青之所以得通籍於后宮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畫工施粉黛處太史一篇語脉。凡衛子夫得幸上輙與衛青寵任處相串而進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

鍾云傳內多以詔書代敘武功

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青戰功不世矣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校尉每冠以青有深淵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服听、服于隐处听軍
虚实者、服同伏、

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畧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

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
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
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
（此青大將軍得力甚多）
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
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
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此四人功不同故各敘

傳讚曰附言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

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三人乃俱同故俱合敘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
大將軍出窳（音與）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音砲）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
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書三從再從及從俱
係青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

王慎中曰史記二將
軍每出兵即繼
以匈奴無殺略數
千人以蹬二將軍此縱
擘絕乃絕之抗
也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
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
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趙信降胡)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
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
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

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
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
大將軍不斬蘇建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
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
針線
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
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籍若胡侯也産其名也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父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

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此以下入霍去病絕無痕跡蓋妙手也○去病年十八從）軍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産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插入王夫人一段所以綿續衛子夫后宮之寵也）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

盭古戾字、烏盭山名也、遬古速字、遬濮匈奴部落名、
狐奴、水名、
折蘭盧胡、皆胡國名、

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此等皆是太史公着色處）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旣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

懾 質涉切 入声
慴 他協切 音牒

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
收休屠音朽除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戸其夏驃騎將軍與
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
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
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
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
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
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
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
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

全甲渾身貫甲之謂蓋精兵也

水名

音支

音囚　音塗

高云驃騎最
功只在天子口中
敘出其處甚實
揔不敢知史公所
文玉打此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
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
三益封去病五千戶特恩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
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
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
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
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
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
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
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

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纖悉如是〕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率衆降漢〕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如觀情事）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
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
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煇渠侯禽棃爲
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
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
（分而与之也）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
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

獟 吾弔切 堯去声

高云此鹵乃單于所遣之諜以誑漢者漢以其言爲実盖偵士之術中之

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
處分良是
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人今年渾邪王降衆數萬而明年即系以匈奴殺畧數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
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
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
運輜重也
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
針線
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青與去病兩將
軍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
者吏卒皆侯青獨無時有利不利利哉郎中令爲前將軍

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大將軍此戰極爲奇絕以不得益驃騎益封故太史公儘力摹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色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

(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故曰趙信城)

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音如)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威武之極)遂至窴(音田)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迷也)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太史公無限悲憤處)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音鹿離)王

涉涉水也章渠單于近臣涉水破獲之

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一句剪其畧詳見詔中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山名濟弓閭水名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言深入有功也以五

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
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
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
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
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爲衆利
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
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
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
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

萬四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太史公所

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于五郡者也、玄甲甲黑色也、送其葬以寵衛之也、

不滿驃騎處種種可見古人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
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
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
侯○去病死天子旌功制謚如此諸將卒不感哉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
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
絕國除陰符將家無嗣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
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
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

宋本作左方

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

方南誅兩越太史公無限深情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

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

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總上大將軍青凡七出擊

最凡計也

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

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

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

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

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以下附諸將小傳刪之自衛氏興大

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世將之後多衰）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之忌臣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衛霍傳畢

王維楨曰弘遇時故至相位傳中描昭叟文

史記抄卷之七十七

平津侯主父列傳

摹寫平津侯暗以曲學阿世四字爲精神故其巧爲持正而外不拂衆望内不忤以節儉砥行以分俸養士其所交遊則陽善汲黯而陰排仲舒至於主父偃則訟言疾之此皆深中絶倫處数年間立致三公末復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叙錯綜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巳嘗西應命以

高云曰大悅之曰益親貴曰益厚過曰益厚之極寫其得君之專却極之寫其逢迎了以見世奧雅更窺未有不可講於平庸之術者矣

於此更寫數語以承上即以起下作文章過接惟史公妙之

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此段隱括一傳大旨）還奏事盛毁西南夷無所用（阿世中之持正處）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此二句亦弘所獨見處）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平生受用處）布被食不重肉（平生行槩）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阿世）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

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阿世）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據此兩言便是巧計）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善自媚於主上）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阿世中之持正處）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非果不能正其阿世處）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阿世）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

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與前布被作兩處敘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巧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絕轉上自家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私自比暗折汲黯詳語意寔非管而是○晏因以晏自况謂譏讓者似也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善阿世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爲人意忌外寬内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

弘外寬內深乃狷狹之尤者幸也漢武明察故不敢大肆其惡使遇闇主則為林甫杞檜之徒不難矣開東閣事初不載無功而封及侯公孫意中寫出

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時（數言乃平津小像而近時執政亦有似之者）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又討一結果）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

引書迂遠不古正爲平津之經術如是而已

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君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

按弘比為御史丞歲年八十終

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敘事無可觀而三書可誦與鄒陽傳相似）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暗伏篇末日暮塗遠一段案）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

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千年以來絕議矣其辭曰臣
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
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
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
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
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
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
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腄音誰縣名在東萊故曰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
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
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
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
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
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
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陳涉至富也の十字一口言ふ下注卦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
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
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
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
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
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
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
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復上最有發明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
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
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
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
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王維楨曰於淫樂至此復言主爲天下勢雖諷之實勸之也

下無土崩之勢而巳矣以上似識治體之大而以下故復導之游樂以自媚于上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于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

守溪曰史公傳不必全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是其奏摩焉耳

王慎中曰漢武用兵嚴安之疏論事有本末而當世之情

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

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
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
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
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
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
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
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絶乏越人擊之秦兵
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
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

蘇明允審勢本此

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覇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其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是時主父偃採晁錯分削諸侯王之說尚未行而嚴安所指論亦未深中情事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
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
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
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
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
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
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
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

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
除即秦及劉敬故智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
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
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一一應傳首所次末
遇時情事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
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
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
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

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
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復前案）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我
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
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
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

洨虛勞切音肴

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
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
也（篇終餘音嫋娜）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
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以下俱褚先生）
（及班固所續刪之）

平津主父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八

南越尉佗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
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嚚死佗即移檄告
横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
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
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
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
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
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
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

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
后遣將軍隆慮(音盧)侯竈(周竈也)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
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
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
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
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得御夷体。此孝文得黄老之旨處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
習使南越事詳陸賈傳中故畧乃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
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

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與上文帝即位置守邑諸事相反豈隔絕誤聞邪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

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樛音禄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
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
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
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
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
以入朝比内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
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董份曰將叙太后恐亂欲倚漢威故再提太后嘗与安国少季通乃委曲有情不嫌於重複也

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
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
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
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
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
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
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
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

姓 名

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
事發乃置酒㊉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
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
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
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
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
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
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
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
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

鍾云好往武往句法奇

他本多作也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
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
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
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
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
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
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
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

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
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
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
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
安侯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
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
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
討之次伐南越六兵其中經緯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
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

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
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
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
尋陜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
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
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
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
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
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招降賜印得体）樓船力
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

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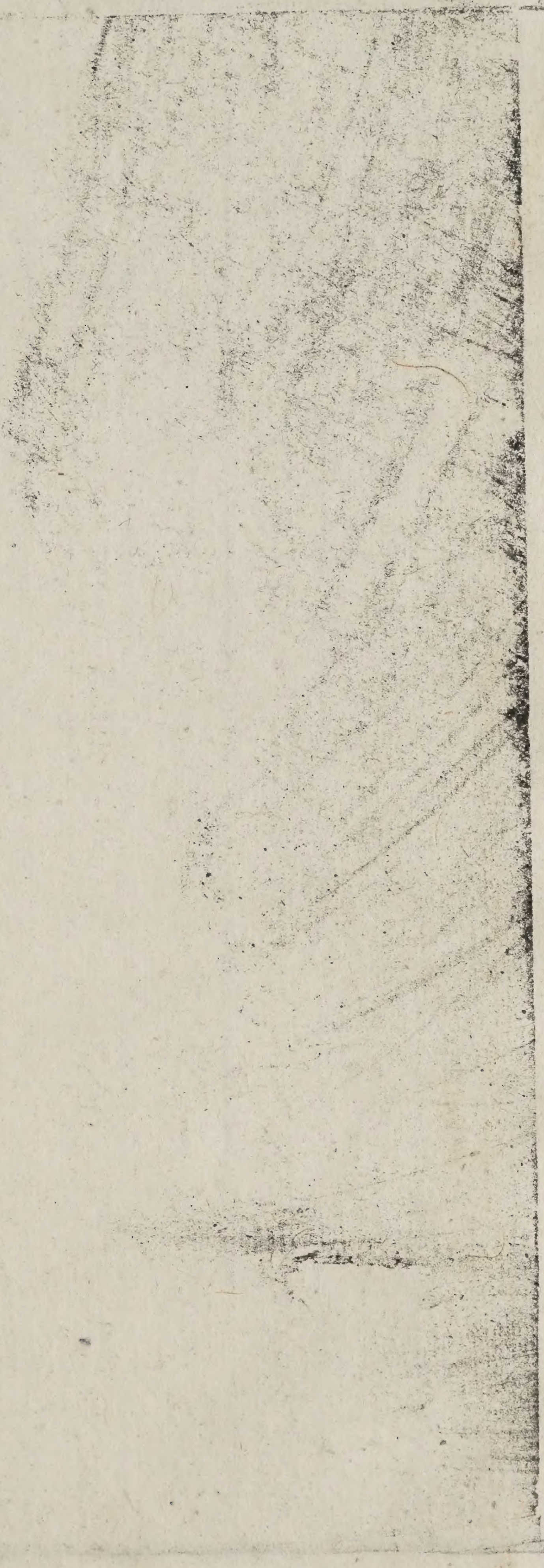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獨此小論與他篇不同似後人銘体

南越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九

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

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
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
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
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
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
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
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
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
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閒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

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
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
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
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
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
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
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
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
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
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

引兵擊東越上曰上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
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
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
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退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
温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
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
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

何孟春曰成陽共王子一段斷而復續此處倒叙者也

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棄其軍降封

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時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

者長裨 王去

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
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
欲上書見天子又（違約）雍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
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
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
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
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
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

高云篇中凡五
用天子字為関鍵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
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
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
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
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
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
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
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
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

高云二戰一和之者留戰以固其和戰共同因和寬免於戰二者本是相成宴故相誤則以内之名所失和也

高云軍中兩將不和特息接天子云云一西謨私呪兄萬里惟史亡善則窺了

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亡者）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

唊音劫

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與唐李晟及懷光汴橋之屯畧相似）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澅[音獲]清侯陰爲荻苴侯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絶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朝鮮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一

西南夷傳 真西山所摘録篇首絶佳以下並序次通西西南諸夷本末亦可槩覧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巂昆明皆編髪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

凌約言曰此上不滿百里字靈南御質其方阿風俗大小但見叔子明馨尚其可法

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莊蹻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粤畧相似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

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牱江江廣百餘步
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
（唐蒙亦奇士）
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
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牱江
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
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
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

高云古犍爲郡今四川之馬湖府也其隷有卭州之隸屬又今之眉州亦漢犍爲地嘉定州亦是

音堅

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卭筰可置郡相如再闢卭筰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提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三闢夜郎猶未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卭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

夜郎且蘭今為播州宣慰司地

東南身毒國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滇王名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

今四川行都司為漢越嶲郡
漢沈犂邛今為黎州安撫司也

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

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倂定西南諸夷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

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

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

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

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

笮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喩滇王入朝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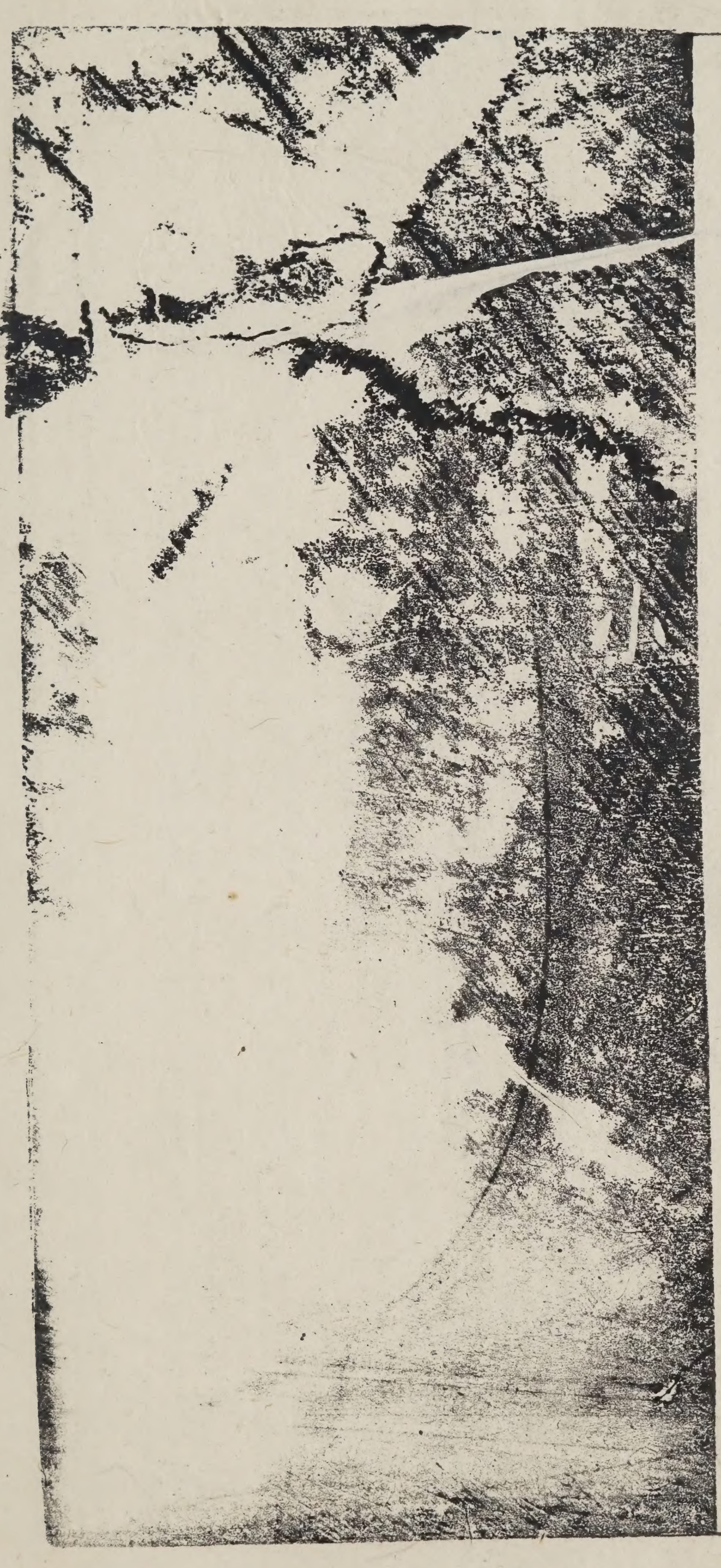
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二國名皆同姓相扶

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

今四川之成都府即漢益州郡

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高云夜郎最大其后为犍為郡 滇最大其后入漢為益州郡 邛都最大其后為越嶲郡 筰都最大其后為沈犂郡 冉駹最大其后為汶山郡 白馬最大其后為武都郡

西南夷畢 郡兼向係西南夷大国后無有不为郡縣者